



我一开口， 这世界就变了

印度最大胆最残酷的小说

[印]凯诗澳·德赛 / 著
(Kishwar Desa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我一开口， 这世界就变了

[印] 凯诗澳·德赛 著

(Kishwar Desai)

周彩花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opyright © 2010 by Kishwar Desa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ke Friedmann Literary, TV and Film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348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一开口，这世界就变了 / (印) 德赛著；
周彩花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5
书名原文：Witness the Night
ISBN 978-7-5463-9350-6

I. ①我… II. ①德…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印度 - 现代 IV. ①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4386号

我一开口，这世界就变了

作 者 [印]凯诗漠·德赛

译 者 周彩花

责任编辑 周海莉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厂

ISBN 978-7-5463-9350-6

定价：28.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一开口，这世界就变了

Contents

1 3 9	1 2 4	1 0 9	0 9 1	0 7 5	0 6 1	0 4 0	0 2 0	0 0 3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献给梅格纳德，我们一起
梦想美妙人生

For Meghnad, for dreaming up
a wonderful life together

第一章

2007年9月9日

你要我把我的想法写下来。但是我的脑子里面有太多疑问，太多的恐惧。我首先要做的是消除这些恐惧，只有这样，我才能再次具备思考能力。你无法理解这有多痛苦，没人能理解的。

人们是如何避免梦魇纠缠不休的？脚步声不停地将你带回到那座鬼屋，屋内的每扇窗子里都有一张脸透过玻璃往外看。每张脸都曾经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如今却都眼里流血、嘴唇惨白。他们的手都无力地耷拉着，身体僵直，只在眼神中明显流露出牵挂。他们都一言不发，深深的悲伤穿透他们的心脏回流到喉咙，堵住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喑哑的头发就好像杂乱的水草般惨绿，不停地空中飘动。憔悴的身体周围充满了刚刚被杀戮时鲜血的

味道。

他们脚上的肉刚刚被割下用来喂狗。这些狗的样子很古怪，而且从不叫。甚至它们都不愿用嘴去碰这些肉。它们知道这些是谁的肉吗？它们怎么能分辨呢？人肉尝起来是否和其他的肉有所不同？动物的DNA里是否隐藏着某些关于忠诚的基因，让它们能够辨别自己主人的肉呢？屋里所有的东西都变了味，因为现在另一种味道渗透进来，笼罩了整个屋子。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吗？是人肉燃烧后的味道。屋子成了火化场，燃烧后的灰烬会被收集起来。这些花儿（我们称骨头焚化后的残余为花儿）变成了白色。

在窗子上出现的每张脸都曾被我的手抚摸过，被我的嘴唇亲吻过。然而现在，他们的骨灰要被倒进骨灰缸，最后会被丢进恒河，直到沉入恒河河底。湍急的河水激起浪花，打在我无助的手上，贪婪的恒河将每个骨灰缸都吞没、冲走。接下来我会按照他们预先准备好的内容，为每位死者念一段祷文，所以，我要低声喃喃自语十三次。

当我凝视这座屋子的时候，屋子好像在风中摇摆……

天在下雨，我喜欢雨。在漆黑的夜晚，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花园里，任雨点打在我的皮肤上。我很想被雨淋透，让眼泪和倾盆的雨水混合在一起，直到无法分辨是雨水还是泪水，直到一切都将我包围：风、云、雨。我被密密麻麻的雨水打得麻木了，眼睛被雨水模糊了，被大风吹得睁不开，天空的乌云遮住了这座房子，

直到我再也看不见这座房子以及窗户上显现的这些亲人的脸。如果可以逃离的话，我肯定会选择逃离，可是，我又能逃到哪儿去呢？

我可以转身跑到公路上，搭一辆三轮车去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去德里，就像我们开始时说好的那样。但是有东西将我紧抓不放。是凝结在白色大理石台阶上的血滴吗？我再次转身，在冰冷的雨中颤抖。我试图抹去雨水中我的脚印，但很快一个新的脚印又形成了，仍旧如此完整而清晰可辨。我强迫自己走出去，因为我逐渐意识到这座巨大而又黑暗的房子将永远存在，仿佛它已和这片土地的剩余部分永远联结在一起。现在凝视每扇窗子（我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因为这样可以稀释骨肉燃烧的气味），我仍然可以一个不漏地看到十三张空洞而温柔的脸，他们的眼神很疲惫，手指互相勾着，好像想抓住死神一般。

但是我确实这么做了。我确实从那里逃了出来，尽管跑得不是很远。我只需走过这条路，因为他就在对面等着我。我仍然在哭，一边不停地擦拭手上的血。他曾说过，我们将会去德里开始新生活。但这个时候，他打着伞站在那里，告诉我说不能现在就走，因为我们还需要钱。

他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我要重新回到房子里，而当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要装作大哭的样子，就像现在这样。然后再对他们说我病了，在房间里睡觉时被尸体燃烧后的味道给惊醒，于是

走出房间，之后我就看到了这些尸体，一具又一具的尸体。我变得歇斯底里，开始惊叫，然后被人攻击。我没看到这个人的长相，因为他穿着黑衣服，戴着面具。所有的仆人都都在休假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感到头晕目眩。尽管我声嘶力竭地喊救命，但没人听得到我的喊声，因为雨下得很大，而且又是深夜。

于是，我们再次回到房子里。因为我哭个不停，他重重地打了我一巴掌。他把我的手绑住，并且让我使劲挣扎，以便在我的手臂上留下挣扎的痕迹。这痕迹让人觉得像是有人将我绑了起来并试图想伤害我。虽然周围充斥着难闻的血腥味和燃烧后肉的臭味，但他还是掀起我的衬衫，用力捏我的乳房，然后将我抱进我的房间。他解开我的纱丽，把我推倒在床上。我感到很难受，不想按照他说的来做，但他说他必须这么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故事看起来更真实。我听从了这个熟悉的通情达理的声音，让自己淹没在对他的手和嘴巴的感觉中。

我突然睁开眼，眼睛直直盯着天花板。看了看钟——凌晨3点。偶尔开过的汽车灯光照亮了房间，周围很安静，就好像只有贾朗达尔才能这么安静。过去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很多恐怖袭击（被袭击时，炸弹爆炸后能够照亮黑夜），而现在只是车头灯的光。我去找香烟，能够单独拥有一个房间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可以随时点燃一支烟，而不用问：“我可以抽烟吗？”

我的眼睛扫过印花棉布床单，想象着我最近一位男朋友四肢伸展地躺在上面。他毛发浓密，肥胖富有，不管怎样，总比秃头瘦小和一贫如洗强。然而，他对他妈妈的迷恋让我难以忍受。

这种脐带般的关系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你是女的，他们会急不可待地想要将它剪断；但是对于男孩来说，妈妈的乳房能滴出甘露般的乳汁。我男朋友将大量资金投进他的股票里，我看着他在妈妈的凝视下兴高采烈地扭动身子。当她儿子的钱越来越多，家里的珠宝越来越晃眼时，她怎么可能喜欢我这种又黑又老的儿媳妇呢？我轻轻吐了口气，将男朋友吹到脑后。

但我仍能听到那位妈妈震惊的声音：“思慕兰，你是锡克族女孩，你竟然抽烟！”（注：锡克族人信奉锡克教，禁止吸烟。）

我在床上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懒洋洋地倚在男友经常躺的那一侧。旁遮普警局招待所的房间充满了烟味，据说这种烟味一旦进入空调通风口，能在里面盘旋好几年。这就像我的强迫症一样：我无法从脑子里抹去任何一个简单的细节。

整个情节就这么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像烟雾一样，它每次都经过我大脑的过滤，然后保留下来。那位女孩，待在拘留所里的那位女孩。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是种假象和噩梦。这个场景我已经在脑子里进行了无数次检查，整整检查了三个月。唯一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无法将这些碎片拼凑到一起。是否真的有一个男人，一个局外人？女孩否定了这个可能性——但是她明显被强奸

过。或者这是一起出于自卫的凶杀？是她杀了所有人？她的兄弟或父亲试图骚扰她吗？当警察发现她的时候，她身上到处都是伤痕和血迹——这些血迹可能是她自己的，也可能是那十三名死者的。真的很难弄清楚当时的情景。然而，她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她已经在医院待了三个月，目前刚刚被转到离监狱较近的一个房间，处于司法拘留中。

这让我很担心，凭直觉，我知道这些事情的证据实在是太明显了。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推倒挡住我们视线的这堵墙。作为一位专业但不拿薪水的社会工作者，或者简称为非政府组合“圣徒”（以及一位相当业余的精神病医生），看到这位精神受创伤的十四岁孤儿时，我很震惊。在这二十五年里，我没见过比这更悲惨的场景了。我看了一下笔记，仔细阅读着她家的每个人是如何被下毒的，并且有些受害者还被捅了几刀。因为找不到其他的证据以及指纹，她现在是主要嫌疑犯，正在被调查之中。一旦警察结了案，她肯定会被判很多年刑，因为在印度的法庭上很少有犯罪者获刑时间少于二十年。到那时她已经三十四岁，无论现在她是不是杀手，出狱时也会变成家庭主妇。

我又点燃了一根烟。妈的，刚才停电了，为什么大家愿意艰难地在这个腐败国家生活？如果你没交税，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强迫你交税，但那些被你投票选出的部长们都住在灯火通明的豪华房子里，而我们却只能去乞讨一点时有时无的灯光，最无奈的是，

你却对此毫无办法。

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最近一场婚礼：我妈妈的好朋友，把女儿嫁给了一位享有独立管辖权的中央内阁部长之子，整个婚礼的现场都亮着灯，当时的场景就像在引导美国宇航局的一艘宇宙飞船降落地球。婚礼花二十万卢比租用发电机，这些发电机是用来给各个宾馆和房子供电的，而这些电量足可让几百户普通家庭点上几年的灯。我妈妈被这种幸福的场景感动得稀里哗啦，因为她朋友的女儿嫁给了这么气派的人家。她经常对我说，如果你行的话，也要进行这么一场炫耀的婚礼！这是她家族里长存已久的旁遮普传统。

我四处摸索了一阵，找出一支蜡烛，然后继续回来看笔记，回到我还在思考的“案子”里面。汗顺着我的后背往下淌，很明显，没有人真正关心杜尔迦。如果不是因为她那巨额的遗产，这个“案子”甚至都不会如此受到公众关注，也许公众舆论会强迫警察局早点儿结案？

我知道是什么让我感到如此不安——按我破案的经验来看，这种线索非常明显的案子通常都没这么简单。就像我经常感到遗憾的，但有时候你别无选择，因为罪犯可能不愿意合作，或者被害者家属会变得越加苛刻，要求尽快破案，这些会让我们疲惫不堪、筋疲力尽。是的，司法制度总是倾向于放弃调查，如此一来，被冤枉的人就会被判有罪。在他们看来，有人承担罪名就是好事，

至于这个人是否真是罪犯，谁管呢。

但是现在，重大案件会引起公众很大的关注，那些积极分子也会在新闻上大肆报道。并不是说那样做对案件才会有帮助，而是出于平复大众情绪的需要，法庭会感到有很大压力，进而采用顺乎民意的决策。民主带动了一切，今天你甚至可以通过举手表决来对某人实施绞刑。

就因为这些原因，多前年我才没选择去做一名律师，而是选择了更加棘手但却相对独立的方法来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我知道这样听起来有很大的自夸倾向，但让我来告诉你，沾沾自喜是印度社会工作者最大的特点，特别是像我这种喜欢以自由职业者角色来承担非官方工作人员角色的人。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有权来大骂没有主见的公共机器，同时合乎道德地用我认定的方法解决问题。幸运的是，因为政府极少投入时间去考虑社会福利问题，所以我可以神气十足地戴上正义的光环。我理想的立场总是站在被蹂躏的、没有话语权的、不知名的和通常来说清白无辜的人这一边。因此身处在这些痛苦抽泣的人群当中，偶尔产生一点点自我鼓励的欢欣雀跃，我觉得这并不过分。

当然，关于我是否真的帮过什么人这个问题可能被误解了，但这也使得我继续走下去，直到我偶然找到了最后那个沾满鲜血的洞，挖出被踢进洞里的人。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完全因为倔强。或者像我妈妈常说的，我故意选择这么个职业，这个职业让很多

来求亲的单身汉（除非他们是罪犯或者离经叛道者）吓得面如土色，并且逃之夭夭。

我更喜欢去做那些困难的事情。当我觉得法案有误判时，我就会进入那个体系，不代表任何一方去见每个相关人员，然后努力尝试寻找出事实真相。我从来不清楚我的努力是否会成功。有时一些人会忏悔，并透露点儿口风给我。说来真怪，那些罪犯群体通常会相信我，因为我是如此的一个怪人：满头卷发，操一口修道院学校风格的印度语，我看起来好像和见不得人的勾当、贩毒、砍人、惩罚那个世界相去甚远，于是他们判断出我肯定不是个赚钱的律师或调停人。从我的特大号假痣到夹脚拖鞋都表明，我只是一位没什么权力的社会工作者。当我告诉他们说我想看到他们获得自由、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生活时，他们知道我是说话算话的，因为我对理想的捍卫，就像战士准备好武器要去杀死所有的魔鬼那样。

有些时候，他们像我一样开始相信有救赎的机会（我之前念书的修道院学校教会了我关于罪行、忏悔、救赎的乐观态度）。

确实，我已经看到太多的这种案例，罪犯被“改造”后回到他们的老巢，继续进入那个熟悉的圈子：家——监狱——家，直到事实完全被扭曲。在很多情况下，你很难将罪犯和他生活的环境分开，然后你才会明白生活真的不公平。既然那些科学家们已经能查出人体内的坏基因，我猜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某种

所谓的“犯罪基因”。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开一个大型的基因重建中心，把监狱给毁掉？或者经过无数次小白鼠实验，科学家将会得出结论：通过注射更多的血清素或提取睾丸素，能调整错误的化学不平衡，人类就会变得更加绅士、友好，更富有同情心……

我原以为再也不会这么干了（上次做好事的结果让我下决心以后再也不做这类好事），但当我读到这个案子时，它又挑动了我的根神经，因为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乡贾朗达尔。我很清楚，作为一位在小城长大的女孩是什么样的，这话听起来像是误导的自负，但我想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杜尔迦。我也许能帮助她应付窘迫的状况，当今社会，什么事情都可以用来“求救”，杀了十三个人也可以这么做，我猜想。

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一些弱点，我的弱点就在于我经常涉足于其他人看来最好别涉足的地方。当我的一个大学时代的老同学（我们曾经在一起过，他经常鼓励我在监狱的工作，现在他是旁遮普的一位检察长）阿玛基特打电话给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没办法拒绝。他希望我见见那位女孩，给她些帮助，根据她目前的精神状态，来帮警察作出一些决定，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他同时也感到有责任这么做，因为女孩的父母曾经是他的好朋友。现在她没有一个亲人，除了她在英国萨索尔的嫂子。她因为最近回英国而逃过一死，可她丈夫，杜尔迦的哥哥没能幸免于难。

所以我在凌晨三点的时候，还盯着警局招待所里点着的这支蜡烛，睡衣上都是汗。我脱了睡衣，走到淋浴器花洒下冲凉，喷出的水让我感到很放松。我下意识地托起自己这对四十五岁半老徐娘松弛的乳房，检查是否有肿块。什么都没检查出来，但是我还是一直在担心。我们是否将一位十四岁的小女孩困在了犯罪的沼泽中？她真的可能杀了这十三个人，在一个晚上？所有的人都被投毒了，其中一些还被刀捅过，还有些尸体被随意烧毁。如果当时不是下大雨，这座房子都可能被烧光。

她被强奸过吗？我的判断是否失了准头，还是说我被引诱着走向了这种大众心理？通常人们将女性青少年的性行为当做一种犯罪，也就是洛丽塔综合征。这让我想起之前读到的一个令人恐怖的案子，这个案子对我的影响比想象中大多。当互联网将世界缩小后，也会将世界变得更加血腥，更不值得信赖。如果说过去我把每个案件都当成独一无二的来看，那么现在自己总能找到一些事情，就算没有正在处理的这个案子这么血淋淋，至少也能在某些点上提供一些启示。如果人们会用网络去找知心伙伴，那么我就会顺便去找些关于扭曲想法和折磨生活之类的东西，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信息，让人知道他们为什么变成这样。

最近的案子是关于一位名叫比利·乔的年轻姑娘在英国黑斯廷斯被杀，她的继父被指控为嫌疑犯，这个妙龄少女在家里为大门涂漆的时候被人用刀捅死。一些证据表明，这位被收养的年轻